

抒怀

犁尖上的春分

□ 田雪梅

记忆中,乡下的春分总在犁头尖上醒过来。

天还泛着蟹壳青,薄雾还蜷在草叶尖打盹,父亲就扛着犁往地里走。老牛亦步亦趋跟在父亲身后,踩碎了田埂上的薄霜。

父亲扶犁的姿势像张拉满的弓,扶着犁耙的手背青筋隆起。牛轭压着老牛隆起的肩胛,老黄牛喷着白气往前走,犁尖刚破开地皮,沉睡的泥土便打着哈欠翻起身。新翻的泥土在犁尖下翻涌,活像煮沸的粥。

整个村子都在犁铧声里醒来。

隔壁三爷爷总爱蹲在田埂上,抽着旱烟,跟我父亲聊天:“你是个庄稼地里的行家里手,这犁沟比尺子量得还直溜。”父亲笑笑,得意地指指他的老黄牛。

春分的天最懂庄稼人的

心。这时节的阳光是掺了蜜的,暖得恰到好处,暖酥酥的,风在田垄间打转,掠过新翻的泥土时总要慢上半拍,像是要记住这湿润的芬芳。风儿把父亲褪色的蓝布衫吹成鼓胀的帆。偶尔有云影游过,父亲就直起腰捶捶后背。

我常蹲在田埂看父亲弓腰扶犁。新剖开的泥土冒着热气,混着腐草与青芽的腥甜直往鼻子里钻,熏得人醉醺醺要打喷嚏。偶尔犁尖撞着石头,哐啷溅起一簇火星子,惊得牛蹄子紧捣几步,父亲便从喉头滚出串低沉的“吁——”,像是安抚老伙计。

晌午歇晌时,父亲蹲在垄沟边上,边抽烟边望着自己犁出的土地,眼神像在端详刚满月的婴孩。柳条儿蘸饱了春色,在风里写燕尾似的长短句。他掐了片嫩柳叶含在嘴里,抬头看燕子掠过。垄沟里拱出豆瓣绿

的嫩芽——野菜顶着阳光朝他笑。

日头走到正南,新垄的潮气漫上来,父亲扶着木耒的手顿了顿,春分的阳光从背后拢过来,把他和木耒的影子烙在酥松的春泥上,像盖了个暖烘烘的印戳。

乡下的土地流转多年,父亲已多年不再种地,但老黄牛脖颈的铜铃、犁铧上的锈斑,还有父亲弯腰时脊椎骨凸起的弧度,都在记忆里酿成了琥珀色的酒。那些深深浅浅的犁痕,种下了父亲殷切的希望。

“春分土醒透了,犁头下去像切热豆腐……”我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,忽然听见记忆深处传来铜铃铛的脆响——那是春分在犁尖上跳舞,踩着二十四节气的鼓点,把整个春天种进大地的皱纹里。

随笔

当时只道是寻常

永州工贸学校 左婷

所谓“当时”者,指人生过去的某一阶段,“寻常”者,是生活中不经意的点滴,是岁月长河中的一抹微光,然而,当我们在回首时,却常常惊觉那些寻常日子中的不寻常。正如清代纳兰性德在《浣溪沙》中所写:“当时只道是寻常。”这句词道出了无数人内心的感慨。

在历史长河中,许多伟大的变革也往往源于那些看似寻常的事物。牛顿观察落地的苹果,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,这一发现颠覆了人类对自然世界的认知。再如,瓦特看到水沸腾时壶盖不停地上下跳动,经过长时间的研究和试验,明白了水蒸气的原理,并改良蒸汽机,推动了世界工业的大发展。这些事例告诉我们,寻常之中往往蕴含着不寻常的道理,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用心去发现。

文学作品中,那些打动人心的故事也常常以寻常生活为背景。曹雪芹的《红楼梦》描绘了一个大家族的兴衰史,其中充满了日常的琐碎与平凡。然而,正是这些寻常的生活细节,展现了人性的复杂与美好,让读者在平凡中感受到了深深的情感共鸣。同样,鲁迅的《故乡》通过对童年记忆和故乡人物的描写,反映了社会的变迁和人性的弱点。这些作品让我们明白,寻常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,只有扎根于生活,才能创作出真正打动人心的作品。

生活中,我们往往容易忽视那些平凡而温暖的瞬间。父母的叮嘱、朋友的关怀、师长的教导,我们习以为常,有时甚至会心生厌烦。当长大离乡,独自面对生活的挑战时,才明白其中饱含的深深爱意。

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,我们更应该学会停下脚步,用心去感受那些寻常日子中的温暖与幸福。因为,当时只道是寻常,回首才知是珍贵。

忆情

故
乡
的
香
椿

湖南省作协会员 苏作成

故乡堂屋后有一处峭壁,在峭壁与堂屋之间,有一块草地,上面长着大小几株香椿树。院子的墙边,东山、西山的荒地,也零散地长了些。每年清明前后,香椿树便会长出柔嫩而嫣红的嫩芽来。初绽的椿芽仿佛是一树似开未开的花儿,那些“花儿”疏疏落落地点缀在暗褐色的枝丫上。

故乡的人们都喜欢吃椿芽。虽说椿芽能吃到初夏,这期间可以掐三四次嫩芽,但谁都知道只有头茬的才最金贵,所以,大家争相采摘头茬的椿芽。

我家采摘椿芽的活儿基本上由姐姐承担。尽管她是女孩,但爬起树来却十分敏捷。有时她将小树在空中压成一个弧形,安全而快捷地将椿芽摘到了挂在裤带上的篮子里。有时她攀上墙头或屋顶,选最嫩的一枝,伸手轻轻一掐,椿芽便被摘下。

摘回椿芽,将它们洗净,切碎,撒上盐。母亲往里打几个鸡蛋搅好。热油,下锅,很快,一盘金黄油亮、香味扑鼻的椿芽炒蛋便装了盘。父亲若在家,就会斟上半杯米酒,慢慢地品尝。

香椿自古就有“树尖上的蔬菜”之称。《济南府志》有“椿木赤而香,其叶为嘉蔬,人贵之”。《本草纲目》中还有“椿芽治白秃,取椿、楸叶心,捣汁,涂抹之即可”。可见它还有药物作用。

时至今日,故乡的香椿树,有的已显老态,风雨霜雪在它们身上镌上了一道道的年轮。然而,人们喜爱椿芽的味道并未改变。每逢香椿长芽之时,在外的游子们就会想念香椿,想念故乡。

春江水暖

印象



刘志尚/摄

生活

赴一场金色盛会

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张杨

三月的湖南乡野,吸引着

我们奔赴一场金色盛会。站在乡野小道远望,山峦起伏的褶皱里,流淌着大片液态黄金般的光泽。整片油菜花田向你全然袒露它的丰饶,仿佛是谁打翻了天上的太阳,将熔化的金液倾泻在这片大地上。

那生命力般明艳的颜色,冲击着我们的视觉。我和朋友一个接着一个下到花田里,凑近细细观赏着那一个个幼小的花蕾。

那些细密的花簇是千万个黄金铃铛缀成的穹顶,四瓣花片薄如蝉翼,在微风中簌簌震

颤时,会抖落细碎的金粉。茎秆足有半人高,青碧的枝干上布满细小白绒,托举着沉甸甸的花穗,像是无数朝天擎起的烛台,燃烧着液态的阳光。当我们俯身贴近花丛,能看见每朵小花中心蜷缩着淡绿色的子房,周围六枚雄蕊如金丝般纤巧,顶端的花粉囊饱满如小米粒,正渗出甜腻的芬芳。

这香气是揉碎了阳光与蜜糖调制的琼浆。起初是清冽的草木汁液气息,混着露水浸润的泥土腥咸,待鼻尖适应了这份野性后,丝丝缕缕的甜香便从花蕊深处漫溢出来。那甜味

不似玫瑰浓烈,更像是新割蜂蜜混着嫩豌豆荚的清气。当南风掠过花海时,数万朵花的呼吸便凝成金色的气流,裹挟着花粉扑在我们衣襟上,连睫毛都会沾满细碎的金屑。

同伴举起相机拍了几十张照片,照片中的花朵形态各异,风姿绰约。后来,大家靠着揽着,在油菜花海留下了我们最富朝气的模样。

天色渐晚,我们启程返家。一路上,大家激情洋溢地讨论着花海的壮观,商量着晚餐的选择,笑着,闹着,空气中弥漫着喜悦的味道。